

# 辛亥革命回憶錄

張奚若 · 丕強 著

生活書店發行



# 辛亥革命回憶錄

張奚若·丕強著

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

# 辛亥革命回憶錄

基本定價二圓八角  
• 外埠酌加郵運費 •

著	發	發	特約經售處
者	行	行人	
張	所	徐	聯營書店
奚		伯	漢口·重慶·成都
若		昕	
			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重慶·香港·星加坡 生活書店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

[105]S. 0001-1000

## 序

沒有丕強君的勸說和勞力，這些回憶是永遠不會寫下來的。因為就『史實』說，我的活動範圍實在太有限而所涉歷到的又皆與辛亥革命的**主流無關**；至於說到『教訓』（史實、教訓二詞皆用丕強君語），那就更加渺茫難稽了。我覺得這些回憶若是留給家人看，或有相當親切意味；公之於世，總覺沒有多大意義。這並非自謙，這實在是**我的真實感覺和看法**。

這些回憶，原用『回憶辛亥革命』爲題，發表於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五日上海文匯報。印爲單行本，大半是出於吳晗先生的慫恿。吳先生是歷史專家。專家多半有癖，而癖多半沒有理由可言。吳先生這種『史料癖』似乎就是一個例子。

單行本將付印，丕強君來索序。沒有別的話值得說，乃述個人感想及印行經過如右。

張奚若 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清華園

關於張奚若先生，文匯報文教版（一月十三十四兩天）已經有過陳槐先生的記述，這裏不再多說。回北平後，張先生心臟病始終未愈，這學期又在校中擔任了一門功課。爲了請他講起這些舊事，不但佔了他一整個晚上，而且直至深夜，實在很不安。我在此深致謝意。

請張先生講的是辛亥革命舊事（張先生在當時是同盟會會員）。事情是過了，而記載一方面可以作爲史實來看，另一方面當年的精神今天仍是活着的，許多事在我們也還是很好的教訓。下面是張先生的話，爲了方便，就用第一人稱敘述，不再加引號。

不強識

辛亥革命前，同盟會陝西支部長是井勿幕，一個了不起的人。井勿幕是井岳秀（民國初年直到民國二十幾年在榆林做陝北鎮守使）的弟弟，幼時在家中讀過不少舊書，光緒末年曾到日本留過學，在日本結識了不少從事革命運動的人物。宣統元年回國，宣統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他，當時他不過二十三歲。陝西人中運動革命出力最大的，一個是在上海辦報的于右任，一個是他。他在陝西運動革命，活動的範

圍很廣。他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講「新學」，講他在日本時得到的革命理論，也能和中年的秀才舉人們做詩談舊學，而且因為他的哥哥從小習武藝（井岳秀是武秀才），他也在一起學過，對於所謂「十八般武藝」也會使用，所以更能與江湖上的人結交。

陝西的江湖人物（陝西是既無江又無湖的，姑且借用這名詞——不強）大抵有兩種，一種是哥老會，當時哥老會在新軍裏頗有勢力，還有一種是陝西人所謂「刀客」。「刀客」是一種俠盜，類似英國的羅賓漢之流，崇尚俠義，劫富濟貧的。清朝末年，有一個大刀客頭兒，朝邑人，叫做王振乾，外號王獅子，是山西陝西甘肅三省刀客



的領袖，在辛亥前就死了。他的黨羽遍佈各縣，尤以陝西東部的十幾縣爲多，井勿幕是同州蒲城縣人，與他們很容易發生關係。那時有名的刀客頭兒一個是閻孝全（朝邑人），一個姓嚴，忘其名，外號叫白翎子（渭南人），後來均在革命軍中出過力。閻孝全陣亡於辛亥攻打咸陽之役。刀客和土匪當然是不同的，楊虎城是刀客出身，現在有人說他原是土匪，實是錯的。那時的哥老會人物和刀客們，看見井勿幕這樣一個張子房式的白面書生，居然也會各種武藝，而且有時比他們還好，所以對他很欽佩，情願服從他的領導。

辛亥四月間，我從上海回到西安才兩個月左右，正在養病，井勿

幕在北山（陝西人稱同官以北爲北山）養馬，預備養好了將來革命時編馬隊的。同盟會另一個重要的人是當時的陝西諮議局議長郭希仁，此時也不在西安。我住在藩台衙門（現在的民政廳）裏土地祠中養病，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同盟會會員李仲三（現在西京市參議會議長）來找我，驚驚慌慌地說有一件大事要找我出主意。我問他什麼事，他說哥老會的人決定就要起義了，怎麼辦？李仲三是潼關廳（現在潼關縣）的秀才，外貌粗陋，面孔很黑，綽號叫做李達，遇事不易有主張的一個人。我想我在此對一切都不熟，就問李仲三已經去找井勿幕沒有？他說已經去找了，但不一定找得到，而哥老會想這兩天就起義，找到

也來不及了。我此時感覺責任非常重大，也無別人可以商量，沉思之後，乃告訴他：目前第一要勸阻哥老會，不能舉事，因為我們沒有充分準備，領袖又不在，起義之後也無法組織政府，我們的軍火也不夠，當地有新軍，還有旗人的駐防，萬一起義不成，我們就要全被消滅，以後就再沒有革命的機會了。我叫李仲三勸他們忍耐，我們對外省也沒有聯絡，就是在陝西革命成功了，也太孤單，隨時有被圍殲的可能。第二，要趕快去找井勿幕回來。

第二天，李仲三又來了，一進門很高興地說：「伙計，你的辦法真靈，他們聽了。」這一次起義計劃因此並沒有發動。不久井勿幕回

來，一方面對哥老會重新又說了一遍需要忍耐的話，一方面就加緊準備。派我到日本去買炸藥和手槍。（張先生笑了，說：「我還幹過這  
個呢！」——不強）

我病還沒有全好，可是必須就動身。買軍火的錢，我是沒有多少。井勿幕父母已經不在了，只有他和他哥哥兩個人，他把家中好的字畫挑出來兩箱，託我帶出去賣了買軍火。我還記得有王石谷鄭板橋的畫，劉石庵的字等。當時大家爲革命是不顧一切的。我又拿了井的介紹信，到漢口去找一個陝西涇陽的財主柏筱漁，他在漢口有大生意，預備到漢口找他捐錢。柏筱漁原是我在三原宏道高等學堂時的老

同學，不過在此以前沒有革命的關係罷了。這又可見井勿幕運動革命範圍之廣。

我坐了八九天的騾車到洛陽，換火車到鄭州，轉車到漢口，找到柏筱漁拿到一些錢（我記得數目不大）後，乘船到上海。

到上海所找的人裏面，有劉亞休，本來認識，又加井勿幕再介紹的。劉是四川人，同盟會會員，同井在日本認識。他爲我介紹了到日本後的四川同鄉，並談到過運軍火的計劃。

又到民立報館找宋遜初（教仁），因爲若哥老會一定要舉動而陝西首先發難，則革命政府就要在陝西設立，可是陝西那時候沒有法政

人材，所以要和宋商量派一個法政方面的人到陝西去。當時有兩個人可能去，一個是呂天民（志伊），雲南人，一個是居覺生（正）。

因為宋的關係，認識了譚石屏（人鳳），湖南人，哥老會的大頭兒。那時常常開會，地點也沒有一定，有時在北四川路譚家開，參加的人有淡宅暘（四川人），呂天民，宋遯初等。結論是呂天民不能離開上海，東南方面需要他；居覺生可以去。

（張先生又講起一點瑣碎的事。譚人鳳的「吃相」很怪，張先生學譚罵人時的樣子，總是那一句粗話，而那咬牙切齒的煩恨之狀，尤其好笑，引得我們大笑。張先生又說有一次同宋教仁乘人力車到北四

川路，原已講好了價，下車後人力車夫又要叫加一點，宋先生的湖南倔強脾氣忽然發作，堅持不付，爭吵不已。張先生說他當時的感想，覺得要做革命大事，怎麼對這些小事不肯放鬆呢？——不強）

陳英士（其美）也是這時認得的。那時候陳英士當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，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裏見面的。清和坊（我記不清路名了）的怡情別墅是他最喜歡的姑娘。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裏的床上交頭接耳地說話。姑娘當然避出去了，老媽子總進來倒茶拿瓜子。這是我第一次進堂子，此後還在那裏吃過幾次花酒，也是陳英士請的。可是那個時候最熱的還是宋遜初。



不久我就去日本買軍火，劉亞休介紹的四川人，就是任叔永（鴻雋），後來又在他那裏認識吳玉章。此外又認識一個怪人洪承典，洪是江蘇北部人，喜歡講究慷慨悲歌的英雄派頭，愛喝酒。有一次聚會時，他已喝了五瓶啤酒，走來叫我喝，我說我一點也不會喝，他認為我不行，要我一杯茶對他一瓶酒地乾杯，我覺到這還可以，欣然奉陪。不料他又喝了五瓶啤酒，還要再喝，我喝了五杯茶，已經脹到實在不能再喝了，只得認輸。當然被他認為不夠英雄了。他又喝了三瓶，前後共喝了十三瓶始罷。洪後來在二次革命時一度任革命軍南京衛戍司令。